



0



鴻乙通卷一百十一

言語一

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辨博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  
不可解 老子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易以動實  
喪易以危兩美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  
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信之  
也莫莫則傳言殃 莊子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於尚父尚父曰黃帝

之誠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  
鑄金人三封其口曰磨堯堅慎勿言孔  
子於易傳著慎言者十二於論語著慎  
言者十五於戴禮著慎言者八亦旣拳  
拳矣老氏猶譏之曰凡今之世聰明深  
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  
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  
之流禍深人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



噫危哉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

古人所以耻躬之不逮也

列子

附耳之言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

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文子

心者神之主也口者心之門也志意喜欲

思睿智謀皆由此門戶出入故關之以

押闔制之以出入

鬼谷子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坊表

荀子

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

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

荀子

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默而當亦智也又

曰是是非非之謂智

天之泰也景星卿雲太平有象人之泰也

善言懿行昌大有機

新語



言有四術言敬以莊朝廷之言也文言有  
序祭祀之言也并氣折聲軍旅之言也  
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賈誼新書

淮南子曰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  
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梁書云以  
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

筆解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

大必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  
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

楊子

楊子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  
招辱好輕則招淫邵子曰心無妄思足  
無妄行人無妄交物無妄與

德盛者必不狎侮君子無戲謔之言雖妻  
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徐

備長



巧言無實，偏辭失當，平粹者足以師人。翼

莊

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文中子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敢問：何如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恭則物服，慤則有成。平則物化，惟有道者能之。

文中子

魏徵問：君子之辨，曰君子奚辨？有時爲辨，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曰：君子有不言之辨，不殺之兵，亦時乎？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爲君子也。文中子

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申，行不謹，辱也。文

中子

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簡言

鴻乙通

卷之十一

五



省事可以無悔吝可以無憂辱

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  
皆瞋夫人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斬身由  
其惡言

心爲毒玉口爲禍器因事成災沿流惡道  
口舌者患禍之宮危亡之府也

言之善澤如膏沐言之惡痛如矛戟甘露  
鴆毒皆在舌中簡言者在我可以少悔  
在人可以寡怨

人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又  
曰口舌者患禍之宮危亡之府

好畫者躁爲之根胡不爲吉人之靜易怒  
者褊爲之根胡不爲碩人之寬

董氏

善默卽是能用用晦卽是處明混俗卽是  
是藏身安心卽是適境

好醜不可太明議論不可務盡情勢不可



殫竭好惡不可驟施

追琢綺語必損元氣拘簡纖微必遺大體  
察見秋毫必爲福漏輕露意指必爲謗  
媒

必不可無是言也而後言則口過鮮必不  
可無是動也而後動則身過鮮

先民有言所言者必皆道義之言非道義  
之言勿與言也諾之而已矣所行者必  
皆道義之事非道義之事勿與行也慎  
之而已矣

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錄 省心

寡言者可以杜忌寡行者可以藏拙寡智  
者可以習靜寡能者可以節勞  
要 省心集

言語者大命之所屬刑禍之所部故聖人



當言而懼發言而憂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

過筆談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

虎狼言不可不慎術不可不慎也省心

錄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

之過庶幾爲君子省心錄

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也

傳子

言不中理不如不言稠人廣坐一言之失

顏色之差便有悔吝景行錄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

言而得可以保國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自滿者敗

自矜者愚自賊者害多言獲利不如默



而無害

省心錄

巧辨者與道多悖拙訥者涉世必疎寧疎  
於世勿悖於道

省心錄

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  
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喜時之言多失  
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頤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禍  
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大故鬼谷子云口

可以飲不可以言

慎言訓

哀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毋取掛者毋  
取捷者毋取口銳者掛者大給利不可  
盡用捷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口銳  
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

說苑

孔子行游馬食農夫之稼野人取馬而繫  
之子貢往說之卑辭不能得也孔子曰  
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



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非彼人之過也  
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予耕於  
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  
之苗野人喜解馬而與之夫事有所至  
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柶夫歌采  
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路陽局非  
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  
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

淮南子

無欲者其言清無累者其言達口耳異入  
靈竅忽啓故曰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  
法度人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是可爲多言數  
窮之戒

省心錄

張茂先曰出其言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

衾以疑

文選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太而物之浮者小大



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

長與言之高下皆宜

昌黎

讒言巧佞言其忠言逆信言寡

林和靖

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趙清獻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凡立言要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

德者惑

伯子

諺云多言傷行食飽傷心卽易之頤曰君

子慎言語節飲食

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口必不易

范

華陽

韓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心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只觀言之平易躁妄便見所存之厚薄所



卷百十一  
養之淺深也叔子

劉安世問盡心行已之要司馬溫公曰自  
不妄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  
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媿辭  
自警編

言不可不重也亦知夫鐘鼓乎夫鐘鼓扣  
之然後鳴鏗訇鏜鞀人不以爲異也若  
不扣自鳴孰不謂之祆可以言而不言  
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涑水

迂譚

黃太史云萬言萬中不如一默默之於人  
大有益也又云難以口舌辨水清石自  
見大凡與人議論不可執已見亦不可  
徇彼見彼言是耶吾從其是彼言非耶  
吾恕其非一以理定之可也世之鋒刃  
讐敵皆由無兩容之氣也介甫所以終



身無憾於明道也

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  
勿行言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之未悟  
行非獨善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  
發言有類言不集禍立行有禮行不招  
辱言則爲經行則爲法故曰言行君子  
之樞機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

白雲

廣錄

人之招禍惟言爲甚口舌乃一身之門戶  
一言不謹殃禍立至朱子曰病從口入  
禍從口出此語最好

蔡節齋

韓瓘乞言公提獎數四曰唯在力行而已

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故以  
行爲實

元城譚錄

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  
淡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



人也觀其易淡閑適之言照其險躁貪  
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言豈可僞哉  
草廬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成  
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  
賢不肖而觀盛衰也  
太平御覽

君子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  
爲口實狄仁傑一言而全人社稷顏考  
叔一言而全人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申叔一言而不奪人千乘之國  
晁氏客語

了翁雜記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不言也  
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  
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所以無口過  
也  
自警編

節食則無疾擇言則無禍疾禍之生匪降



自天皆自其口故君子於口之出入惟  
謹西疇常言

事當快意處能轉不特此生可免寂寥且  
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任不特終  
身自少尤悔且覺趣味無窮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  
有差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溫公謂誠  
自不安妄語始元城行不安語三字至七  
年而後成力行之難如此薛子

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吾  
謂爲學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不力  
行只是學人說話薛子

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常默  
可以見道知道則言自簡德進則言自  
簡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  
存者寡矣薛子



不可乘快而易事不可乘喜而多言人於  
快意事忘却道因喜多言覺氣流而志  
亦爲之動

薛子

出言須思省則思爲主而言爲客自然言

少

薛子

少言沉默最妙多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  
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

夢寐亦安

薛子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人纔動便有  
差發而中節爲難一語妄發卽有悔可

不戒哉

薛子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  
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細人狂人佞人  
乃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薛子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  
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



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

陽明

今人輕易言語是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學者當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月川

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年只去得矜字明道少年獵心猶不覺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言堅苦強忍作工

夫古之人皆然

虛齋

廬山之麓老儒杜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先生講道了翁曰聖人之道在論語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四十年未之有得惡乎講或曰道豈言行可盡耶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外言行而講道不願聞也陽明先生聞之歎曰不



可謂深山窮谷無人。東谷贅言

金人銘曰無多言。繫辭曰躁人之辭多。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林和靖曰多言則悖道。寧鳩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余子節曰察神鑒昏昧於多言之際。聖愚之分斷可識矣。

慎言訓

多言傷煩也。輕言傷易也。妄言言不忠信也。雜言言不及義也。四者均言之病也。多言尤爲病根。慎言訓

問巧言何以亂德。曰有德者必有言。皆發於和順。切中義理。彼利口者言不由衷。然乃繡縫抵當。文說爛然。亦似有理。有義。若較人欺子產之類。真巧言哉。此與論篤君子何異。蓋德言譬則化工之神也。巧言譬則畫筆之似也。故曰惡似而



非也

慎言訓

嘗因晁氏客語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之  
武一言秦伯退師展禽一言齊人不敢  
伐魯北鄙藺相如一言完璧歸趙申叔  
一言楚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言  
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趙人不敢帝秦  
毛遂一言定從田千秋一言竊王子房  
一言散沙中偶語袁盎一言徹慎夫人  
席曹武惠一言南唐城陷無一人橫懼  
鋒鏑寇萊公一言夔策親征遼人喪氣  
王沂公一言西賊服朝廷有人富鄭公  
一言契丹不敢取關南地韓魏公一言  
調和兩宮胡澹庵一言金人不敢南牧  
凡此類皆所謂一言興邦者其利不既  
溥哉

慎言訓

易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孔門言語之科



獨予賜兩人蓋難之也兩漢而下譚言  
微中亦多可紀董公曰順德者昌逆德  
者亡仁不以勇義不以力陸賈曰智者  
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長察察有所不  
見恢恢何所不容范升曰子以不問父  
母爲孝臣以不非君上爲忠王嘉曰下  
民細微猶不可詐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路溫舒曰小辨亂治苛削傷德恣情任  
已輕蔑天民禍亂乃生孔光曰以訐爲  
忠人臣大罪也班婕妤曰鬼神有知不  
受邪佞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疏廣  
曰富民之怨不能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過以生怨杜欽曰女德不節壽命不究  
於高年王常曰民所怒者天所去也民  
所戴者天所與也馬融曰臣不復君之  
恩苟營其私圖禍之原也樊宏曰富貴



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孔  
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  
關。貧者士之宜。徐幹曰。施吉報凶。謂之  
命。施凶報吉。謂之幸。武侯曰。以道望人  
則難。以人望人則易。陸抗曰。事主不忠  
傾國。亂政寧有得以壽終者。後此如慕  
容垂曰。人投赤心。何爲棄之。君子不怙  
畱。不爲亂首。農曰。尊不見人於險。緩一

分。彼受一分之賜。顏延之曰。恭敬樽節  
福之基也。僑佞傲慢。禍之始也。蕭允曰。  
凡禍之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  
生。隋文帝曰。吾顯行天罰。彼懼而自脩。  
抑又何求。李嗣源曰。吾心不愧天地。事  
之無可柰何者。直委之命耳。宋藝祖曰。  
唐虞四凶。止於流竄。何後世法網之密  
也。元廉希憲曰。見義勇爲。禍福無與於



已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凡此  
理明辭徹醒發人心不減左國辭令特  
拈出作劉氏世說何氏語林言語補

乙

馮

見王公大人當誠心奉之言語之際切忌  
發凶惡之論吉人之言非徒不諛於人  
亦不傷於人藹然和氣之充溢薰然動  
靜之詳雅粹然言語之有文庶幾君子  
矣彼誕誇凶禍使人毛髮凜然肆議刀  
鋸使人襟抱不懌豈吉人也哉易曰吉

人之辭寡信矣

日新錄

余讀韓詩外傳得趙倉庚對魏文侯事歎  
曰言何可已哉排難解結釋疑辨誣喻  
誠通志協群情定國是使當時無倉庚  
之言太子不得立魏國幾殆故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見言



之不可已也

語林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誹  
謗激坑焚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  
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禍生於  
激何代不然始也一人倡之群起而和  
之不求是非之歸謹焉狂焉牢不可破  
卒也不可收拾所傷多矣

雪亭雜言

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子但說到言語一節

無一字不教人謹慎南容三復白圭便  
以兄子妻之至繫節爻之辭則曰亂之  
所由生也言語以爲階蓋以危言動人  
矣古今人以言語敗事者居多戒之又  
戒謹之又謹可不加意薛文清曰覺人  
詐不形於言最有味夫覺人之詐尚且  
不言此外尚有敢言者乎

乾貞堂

馬援兄子嚴端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



書戒之曰欲爾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可謂諄切矣乃復引龍伯高杜季梁二子平生以為勸戒至謂效伯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擬之刻鵠類鶩效季梁不得陷為輕薄擬之畫虎類狗為杜所銜卒蒙蕙苾之謗蓋未嘗不為伏波歎息方以言戒子而身罹譏議之害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乾貞堂

貌言華也裏言實也甘言疾也苦言藥也人而能言寡矣言而直指敗闕剴切中窾則千百言一言耳

夫事如奕棋眩於當局軒名說虎止資談笑言有足以訓世者是芻觀之審談虎之色變者也

闇然堂類纂

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鏤於骨書於紳



八卷百十一  
二十四  
染於神薰於識所以楚襄王輕千乘之  
國重申叔一言孟獻子賤萬畝之田貴  
舟人片語

卽能巧中猶鸚鵡之多言苟覺爲煩何如  
桃李之自下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吾  
畏言不敢言故行年六十如老乞耳拈  
出託以自閑

揮塵雄談必須言下卽了不則爲吟嚙爲  
葛藤口舌徒多何能領聽昔人謂嵇陸  
之談若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良有味也

鴻乙通卷一百十一終



鴻乙通卷一百十二

言語二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  
恭者言微執拘者言僻虛誑者言繁躁  
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  
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  
言泛泛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  
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神和也神和則



言有志讒言勿入邪言勿出聽言以事  
察言所以爲吉爲貴也

人相篇

人皆尚言力行之說不可入也人皆尚文  
崇質之說不可入也無如之何矣不觀  
之病者乎五穀之食人所生也而病者  
不能進以柔譬之則苦以剛強之則怒  
使人而皆病也五穀不幾於無用乎

言

意

凡藥之中病不能無毒制之在醫言之中  
事不能無偏酌之在我

意言

俗語近於市讖語近於娼諱語近於優士  
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延福

漂於衆沫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喙惡  
巧言之傷類也

瑣言

李思弦曰古之知言易今之知言難古也  
蔽而諛今也明而諛古也陷而淫今也



通而遙古也離而邪今也洞而邪古也窮而遁今也達而遁

王太尉問肩子云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重肩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黃廷堅魯直作艷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當寘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疑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黎中耳夫吾黨戒口頭妄語易戒筆頭艷語難直至兩處皆刊削得去方是打成一片的三緘人也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懽者未必言語之傷人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云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恕不明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賓退錄



唐天寶間河北大林寺有巨鐘紋細而篆  
古光潤閃爍如漆人甚奇之意宏聲必  
振海宇乃小扣之不鳴大扣之不應當  
時嗤爲啞鐘棄之散地及武宗朝大剪  
佛教名祠珍宇毀撤如掃鐘獨以啞得  
全彼其於世竦竦然懼也安敢復鳴其  
不鳴也乃所以爲真鳴也其不應乃所  
以爲神應也保身全軀得投閒於散地  
可謂善藏其用矣故范蠡泛湖張良辟  
穀豈無見哉屈平以忠鳴而殞身韓彭  
以功鳴而見僂是皆不能韜晦而履其  
咎者仗馬之不鳴豈亦聞鐘悟與

湖

孫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  
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  
對曰陽子華而不實剛而無謀是以難及



其身子何喜焉

晉語

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馬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馬武仲立三年爲二兆馬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馬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

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十乎

說苑

騶衍迂夫而閔辯奭也文其難施淳于髡又與處時有得善言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之語曰天口駢

七略

秦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



重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  
河內則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  
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  
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  
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呂氏春秋

侏儒聞上過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

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

召問朔何恐侏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

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

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

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

言可用幸異其體不可用罷之無令但

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

列傳

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於袁紹紹知操有

圖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誠



後世 英雄記

劉備爲豫州舉袁渙茂才後爲呂布所拘  
欲使渙作書辱備渙不可以兵脅之曰  
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  
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  
使彼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  
人耶將復將軍之意辱在此不在彼且  
渙他日之事劉豫州猶今日之事將軍  
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乃止

袁氏世紀

吳主遣徐詳至魏大祖謂曰孤願濟橫江  
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  
苑對曰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  
而躡夫差也太祖笑曰徐生無乃逆詐  
吳志

白頭烏集殿前孫權曰此何鳥諸葛恪曰



白頭翁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譏之  
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鳴白頭翁者試  
使恪索白頭母恪曰鳥鳴鸚鵡可復求  
鸚文耶昭不能答

吳志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  
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舍而及他徐復  
托事造端如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  
而釋

吳錄

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  
爲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  
凌雲閣忘題榜使韋仲將懸榜上題之  
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  
竒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如此  
有以知魏祚之不長安知其心乃不復  
逼之

宋明帝文章志

齊武帝嘗與朝臣商略酒後謂群臣曰我



後當得何諡群臣莫有答者庾杲之從容進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臣子輕所稱量時人雅難其辨答嘗兼主客卽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旣欲掃蕩京雒尅復神州所以家題賣宅耳魏使縮鼻不答

列傳

利鹿孤旣立使記室麴梁明聘於段業業曰貴王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曰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薨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幼坤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何必胤已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

載記



張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并送盟文  
嘗大會桓温使司馬刁彝嘲之謂博曰  
君是韓盧後耶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  
刁以君姓韓故問彼自姓刁那得後韓  
盧博曰明公未之思耶短尾者則爲刁  
也一坐推服焉

凉州記

德饗宴乘高遠矚謂尚書會遠曰齊魯固  
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  
鄒田之徒蔭脩簷臨清沼馳朱輪佩長  
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辨指麾  
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  
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未言千載能不  
依然

載記

姚興以僭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  
亂遣尚書郎常宗來觀釁僭檀與宗論  
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



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  
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  
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  
者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  
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偉人  
由余日禪豈足爲多也

十六國春秋

張敬兒拜開府儀同王敬則戲之呼爲褚  
彥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  
林閣勳也敬則甚恨焉

南史

周捨占對機辨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  
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  
徹裴乃不嘗一坐皆悅

本傳

何妥字栖鳳江陵平入周仕爲太學博士  
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  
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  
嘗四妃舜又二后亦何常數

周書



隋太子勇男儼雲定與女生也初誕帝曰  
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靈曰天生  
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對  
隋書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陛下  
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  
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  
何諸姑之能容使便可乘御寶位其遽  
安乎且陛下爲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  
慶而委重權於侄乎則天矍然曰我未  
思也卽日罷承嗣政事  
大唐新語

姑侄母子孰親人知狄梁公一言感女主  
不知李昭德嘗兩及之方則天以武承  
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自古帝  
王父子間猶相篡奪况在姑姪豈得委  
權與之脫若乘便寶位寧可安乎則天



矍然曰我未之思也又雒陽人王慶之  
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昭德杖殺  
慶之因曰世豈有侄爲天子而爲姑立  
廟者則天悟乃止昭德兩言豈與狄公  
相附和昭德以凶終見掩惜哉

顧况貞元中進士及第詞情妙絕爲韓晉  
公浙西觀察判官公嘗有乳母與外相  
通卜射言事公持法闔宅莫敢言密令  
人言於况令救之况乃詣公所問故曰  
天下皆知某守法豈伊乳母先犯也對  
曰三尺兒亦知公令禁何宅內人而違  
犯然公幼年讀書早起夜臥看待卽要  
乳母今年長爲公相侯伯乳母焉用誠  
宜殺之也公悲悟遽捨之此與方朔郭  
舍人事相類

桂苑叢談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



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  
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愛  
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既寤覆杯大  
懌厚賜金帛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  
句固不當有啣壁之辱也翼日罷諸權  
宴留心庶事圖閩弔楚幾致治平

近事

南唐

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蕭儼入見作

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

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

矣後主為罷奕

陸游南唐書

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

所諱諱取枉法賊耳包樞密知府禮上

日衆吏前請諱公亦曰吾無所諱惟諱

吏之有賊污者耳二公語同正由品同

說儲



宋臣有薦用先朝之臣於嗣君而稱其賢者問先帝亦知其賢否曰知之曰既知矣何不用曰留以待陛下斯言也一以彰先帝啓佑之公一以成嗣君繼述之美與夫改張先王之成憲以爲更化廢棄先朝之舊人以樹己私者異矣

老筆餘

雜識

王荆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物物亦容矣荆公所短正在不能容物元獻此規可謂因病設藥

荆公行新法所遣使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溫公貽書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難言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將順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論者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荆公以同己爲賢異



已爲不肖是失用人之公任用惠卿不  
悟其反覆又失知人之明荆公當無辭  
矣

老毛餘雜識

常秩舊好治春秋及詔起而王丞相介甫  
不好春秋遂盡諱所學熙寧中兩河荒  
歉有旨權倚閣苗本錢人戲秩曰公之  
春秋亦權倚閣乎夫春秋經世書也方  
應詔起正可展爲世用顧且倚閣媚時  
推是心也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宋邵康節訪商守趙卽中與章子厚同會  
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語中因及雒中  
牡丹之盛趙謂章曰先生雒人也知花  
爲甚詳康節因言雒人以見根撥而知  
花之高下者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  
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下也章默然



子瞻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  
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  
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  
之獨夫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  
之言也獨夫紂洪惟作威又問君視臣  
如草芥臣遽可視君如寇仇乎曰此亦  
非孟子之言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

高宗大喜

續世說

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  
問容齋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  
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  
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板筍銀杏水精  
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  
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腳老婆牙四者皆



海鮮也上為之一笑嘗陋三公之對昔  
帥五羊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  
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矣復問  
某鄉里何所產笑曰他無所產但產得  
一歐陽子三公笑且慙

楊東山

元相脫脫云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  
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乃奏以賈魯總治  
河防使發役十七萬築決堤使復故道  
凡八月功成治所難治魯可謂治河國  
手矣亦由當時能專任之也

元史

楊文定謙謹小心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  
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庶無負於父  
母生身之恩

西涯當國二編脩考滿來謁公曰有一策  
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對曰策  
破未有先有策結執事事也執事責也



愚生何知焉公大笑奏補宮坊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爲學士戲之曰  
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陸應  
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陸澄徐珊俱爲王文成高弟後陸以議禮  
悔罪爲上所鄙謫高州倅徐選辰州丞  
侵軍餉事發自縊死時人語曰君子學  
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

守備太監某挾貴誇詡然喜延接士大夫  
獨王司徒鴻儒不往或以爲言某云談  
笑有他往來無他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素產繡補親友皆索  
之後抵任田時多筭補絕少謂人曰吾  
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邂逅一客陸姓字伯



陽潘嘔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  
稱六百羊豈幾何

一士人家貧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持  
水一罍稱觴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  
曰醉翁之意不在

巖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獻其面時菊花  
滿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徐曰不要擠  
壞了陶淵明

浙中一大理卿兩次晉階妄自腰玉謁撫  
臺駭問其故張太宰在坐笑曰此非玉  
也乃大理石耳

金華一詩人遊食四方實干謁朱紫私印  
云芙蓉山頂一片雲商履之曰此雲每  
日飛到府堂上

咎繇瘖而爲理象刑惟明楊信瘖而爲將  
申儆自肅處兵刑之任有貴於言者矣



彼已問牛又問馬叱咤廢千人一呼隕  
二盜者又焉用之

韓非司馬相如楊雄周昌魯恭王餘魏明  
帝鄧艾宋孔顥後周盧柔梁周弘正隋  
盧楚唐李固言孟東野南唐孫盛皆口

吃雞肋

鴻乙通卷一百十二終



